

禅师的生死艺术

洪启嵩◆著

生死禅

介绍了十六位伟大的禅师，
面对生死时的自在潇洒。
他们对于生死，
已不是所谓的无畏，
能够表达其中的智慧与韵味。
他们在生死中的游刃有余与圆融无碍，
呈现出最根本而卓绝的艺术境界。



禅与生活丛书

生死禅

——禅师的生死艺术

洪启嵩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禅/洪启嵩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5

(禅与生活丛书)

ISBN 7-5087-0079-1

I. 生... II. 洪... III. 禅宗—通俗读物

IV. B946.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2094 号

丛 书 名: 禅与生活

书 名: 生死禅

著 者: 洪启嵩

责任编辑: 永 弘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66051698 电 传: 6605171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邮购电话: 66060275

印刷装订: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5.5

字 数: 9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079-1/B·57

全套定价: 146.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禅者对生死的实相，有深刻的体会，因此往往在面临生死境界时，自然而然地展现出特别的潇洒与禅味，令人击节赞叹、涵咏再三、玩味不已。禅者，真是善知生死的人。

含纳生死，才完成一个完整生命。能透视生命的真谛，对于我们的人生而言，真是完美的加分。体悟生死的真相之后，我们对自己人生的自主权，将更加完整，也可以更光明无畏地圆满我们的人生了。

一般人只喜欢生，不喜欢死，只想谈生，不想谈死，在生命中划下了灰暗的忌讳。尤其在中国文化中，更因此充满了许多无明的禁忌。其实，如果说说这些禁忌，能让我们活得更久一些，或活得更快乐、更健康一些，那也无妨。只可惜，这许多死亡的疑忌，根本就是让你不能完整掌握人生，徒增添生命中许多的压力与悲苦而已。这种迷惑而无明的禁忌，实在不值得提倡。

也因此，我欢喜与人一同正视生死的实相，当我们把死亡纳入生命的美满句号时，我们的此生，已成了完整的圆。而且，我们面对死亡的实相，同时也更能保



证我们来世更好。毕竟，一篇文章中的好句号，让我们下一句辞句的启承转合更加的顺畅。

另外，正视生死，有许多的好处。当我们能无畏地正视死亡，我们会发觉似乎我们更能在面临死亡的边缘掌握生命，更能自在地避免一死。毕竟像死亡这种人生大事，还是慎重一点较好，除非必要，否则绝对要加以避免。而且将死亡纳为生命的一部分时，我们生命中最阴暗的部分自然消失大半了，对想长寿自在而善于养生的人，哪里可以失去这种机会呢？所以，善知死者，当更能长养天年、易于长生，这是不易的道理。

在本书中，我们介绍二十位禅师在面对生死境界时的自在容貌。他们对于生死境界，其实已不是所谓的无畏能够表达出其中的韵味了。他们在生死中的游刃有余与圆融松柔，根本已是超绝的艺术境界。

当然，要用我这只拙笔，去描写出他们的巧妙，其实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自己感觉，这种拙与妙的对应或许更能生出许多的兴味禅趣。因此，既然难以藏拙，我也无妨自然地以拙禅来点出这些伟大禅者的妙死。这在天地宇宙之际，毕竟也是一种平满。

看禅者的生，体会了无生；看禅者的死，体会了无死。不知不觉，无生也过了，无死也过了，只剩下桌边的普洱茶，还没有喝！

各位禅友，或许应当请大家喝一杯普洱小茶了！





目 录

目 录

马祖的日面佛与月面佛	1
马祖的脸	10
梅子熟了没	12
梅的滋味	20
王老师的去与来	22
王老师当水牯牛	31
隐峰的倒立而亡	33
好管闲事的隐峰	41
布袋和尚的化身千百亿	43
布袋和尚的肚子	51
普化振铎入棺而消逝	53
普化很会打架	63
丹霞天然要走了	65
丹霞天然的死法	74
船子的水逝	76
水逝	85
仰山慧寂两手抱膝而终	87
仰山的今天	98

德山安然坐化	100
德山不会生病	110
岩头大叫声传数十里	112
岩头的头	121
孚上座讲大涅槃经	123
一时还在	132
遇安从棺材中跑出来	134
遇安吓死人	139
志闲走了七步	141
志闲不闲	148
白水本仁焚香而逝	150
白水的踪迹	157
疏山匡仁的碧空之外	158
匡仁早已树倒藤枯	167
佛教禅宗常用术语	169





马祖的日面佛与月面佛

生与死是滋味特深的生命体验，在死中游戏自在，更是通达生命者所拥有的权利。

在《三千佛名经》中曾经记载着两位佛陀，一位称为日面佛，另一位则名为月面佛。这两位佛陀，都已经成就了无上的大觉佛果，但是他们的示现因缘，却截然不同。

日面佛据经中记载，他的寿命为一千八百岁。虽然比之其他许多佛国世界的佛陀，寿命不算太长，但比起月面佛只有一日一夜的寿命，两者相较，竟有着六十五万七千倍的差别，相差不可谓不大了。

寿命一千八百岁的日面佛，与寿命一日一夜的月面佛，他们虽然生命的长短，相差如此的大，但是悟境却完全的相同。这应该是伟大的生命，在这宇宙法界中，所做的奇妙示现吧！

※ ※ ※ ※ ※ ※

日与月，在我们的生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使我们

的生活多彩多姿,也让我们充满了许多美丽的想像。没有日、月的人生,将是多么的灰暗。

在佛教当中,日与月也提供了无限的妙喻空间。像代表清净法身的毗卢遮那佛,这毗卢遮那(Vairocana)意为光明遍照,就代表着日轮的光明。而密教也以毗卢遮那佛为主尊,特称为大日如来。而月则常用来代表着我们的清净佛性或菩提心。在密教中,更有以日轮代表法界的根本理则,比喻能出生诸佛的胎藏界;月轮又代表金刚界的佛智。因此,在密教中常用日轮、月轮,作为禅观的方便。

虽然,日与月在佛教的观想法门中,同样重要,但就像现实的人生一样,太阳虽然对生活十分紧要,但是月亮看来就可亲多了。太阳只能在朝阳或日落时观赏,但月亮却能长时间地观看。而月圆、月缺能引发我们对境而起的心意,更充满了心灵的投射。月亮看来较近人情,也可爱多了。

月,在佛教经典中,常有不同的咏叹。后来日本密宗的觉鑊上人,就十分好心地将月轮的譬喻,总集为月轮十德,十分的贴切,很适合我们赏月时咏叹一番,也更有诗情画意了。这月轮的十德是:圆满、洁白、清净、清凉、明照、独尊、中道、速疾、回转、普现。

或许有人看了这十种譬喻,有些能体会,有些则感觉不是完全理解。这是因为觉鑊将月轮比喻为自心,因此,会说如同月一般的独一,我们的自心也是独一的。



如同处于月中一般，自心也是远离对立，处于中道。月，每日不迟地行动、回转，我们的心也是疾速的行动，妙用回转无穷。原来睹月还可以思心，提升我们的心灵层次。

※ ※ ※ ※ ※ ※

有一天晚上，马祖禅师就带着西堂、百丈、南泉三人，赏月去了。

马祖道一是唐代著名的禅师，他是汉州什邡(今四川什邡)人，俗姓为马，因此后人就尊称他为马祖了。

他先在本邑的罗汉寺出家。生来容貌奇异，牛行虎视的，并且能引舌过鼻。而且他的双足之下，出现有轮文的瑞相。看来佛身的三十二相，他倒具备了一些。

他幼年时依止资州的处寂禅师出家。处寂又称为唐和尚，是属于禅宗五祖弘忍门下智诜的弟子，后来四川禅宗最重要的净众宗与保唐宗，都出自此系。这一系后来并影响到西藏的佛教，旧派宁玛巴的大圆满教法，就受到这一禅宗支派的深刻影响。

后来马祖又从渝州圆律师受具足戒。在唐玄宗开元年中(公元735年间)，他到南岳衡山修习禅定，结庵而住，整日坐禅。

当时，六祖慧能大师的弟子南岳怀让禅师，正住在南岳般若寺，见他的神宇十分的不凡，就想度他。



马祖道一此时独处庵中，只是坐禅，对于往来的人，都丝毫不顾。于是，怀让就问他：“大德，你坐禅到底要图个什么？”

道一就回答说：“图作佛！”

怀让于是拿起一块砖头，就在庵前的石上磨了起来。

这个奇怪的动作，竟搅动了道一的坐禅心，不禁狐疑这个老和尚到底在做什么？于是就问道：“请问师父，你到底在做什么？”

怀让说：“我要把砖头磨成镜子！”

道一笑着说：“磨砖头哪能磨成镜子呢？”不禁怀疑这老和尚，是不是脑袋瓜有问题。

怀让也疑惑地问道一说：“既然磨砖不能磨成镜子，那坐禅岂得成佛呢？”

道一这时才知这老和尚是高人，于是肃然起敬地问道：“那要如何才是呢？”

怀让就问他：“如牛驾车，如果车不走的时候，是要打车，还是打牛呢？”

道一这时对不上来了。

于是，怀让就向他开示说：“你到底要学坐禅还是学作佛？如果学坐禅，禅非坐卧。如果学作佛，佛也非行、住、坐、卧的定相。对于无住法，不应取舍。你若作佛，即是杀佛。如果执著坐相，就没有悟达其理。”

道一听闻怀让的开示，如同饮下醍醐，立即礼拜请



示无相三昧。道一因此就在怀让的教诲下开悟了。

后来马祖道一成为一代禅德，天下受其法益者无数。这也正合了当初六祖慧能大师为怀让所预示的“西天般若多罗禅的谶语：你的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

道一在怀让门下开悟后，侍奉十年，才离开南岳。后来在江西开堂说法，起初住于建阳的佛迹岭，又迁至临川，再迁至南康的龚公山。在唐代宗大历年中(公元766—779年)，住于钟陵(今江西进贤)的开元寺，四方学者云集。

※ ※ ※ ※ ※ ※

马祖门下的大善知识有一百三十九人，后来各为一方宗主，散布天下。六祖慧能的后世，以道一的门叶，最为繁荣，禅宗至此而大盛。

这一天，随侍马祖赏月的西堂智识、百丈怀海、南泉普愿，都是了不得的禅者。现在与马祖一起看了月，也体了心。马祖就问道：“正恁么时应当如何呢？”对啊！赏了月，当下如何？

西堂说：“正好供养。”

百丈说：“正好修行。”

这两人谈得帖帖正正的，平稳得很。

没想到南泉却不知月亮碍了他什么，哪根筋不对



了,竟然就拂袖便行,一溜烟,走了。

马祖起了个头,这时总要下个结论,否则也没个了结。就评道:“经入藏,禅归海,惟有普愿,独超物外。”

看来,行的人就是行,马祖这一把,全部圆了。他不谈西堂智藏入于经中,百丈怀海入于禅中;而说经入智藏,禅归怀海,可见高明,也是师资相契,知子莫若父。这两位,也没给马祖跌股,成为一方座主,纳经、禅于囊中,自在地用着。

独独这普愿滑头,偏不跳入马祖挖的坑,当根七斤重的大萝卜。于是飘飘如月随风云而去,却也是超然物外了。

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正月中,马祖登上建昌的石门山。这座石门山,在现今江西靖安县北四十里处,泐潭之右,上有宝莲峰,是马祖驻锡之处,峰侧有宴坐岩,为马祖的常坐之处。

马祖在石门山上的林中经行,感到十分的适意,他见到洞壑十分的平坦。就跟侍者交代说:“我的朽质(肉身),当在来月的时候,归于此地了。”

马祖向侍者预示了后事,他的身体要在来月之时,归于此地,看来他十分欣喜此地吧!马祖说完之后,就回寺中去了。

马祖从石门山回来后,不久就不安示疾了。

院主探望他的病情,就问他道:“和尚近日的尊候如何?”这也是好心,问问看师尊近日的身体状况。



马祖却回答说：“日面佛、月面佛。”看来牛头又不对马嘴了。

日面佛与月面佛，我们知道他们二人的寿命相差极大。日面佛有一千八百岁的寿命，而月面佛的寿命却只有一日一夜。但这二者何妨不是马祖自身或我们自身的写照呢？

日面佛、月面佛的寿命，相差有六十五万七千倍。如果我们把月面佛的一生，以一个小时计算，一年是八千七百六十小时，七十五年就是六十五万七千小时了。所以还有七十五年活的马祖与一小时之后要入灭的马祖，又有什么分别呢？看来院主顾得了人情，却看不透佛法，所以马祖只好劳神一番点拨了。

马大师真是大慈大悲，合该顶礼膜拜了。咄！哪个不是日面佛、月面佛呢？真是一片平明，无音曲子和石琴，无弦空唱谁堪听？

对于这一件事，宋朝的雪窦重显禅师，倒有一番见解，不知是否合您的意？说不说得通，倒请大家一起评理。他以颂古的形式说道：

二十年来曾苦辛，为君直下苍龙窟。

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轻忽！

这一首颂古，还为雪窦禅师闹过事。因为颂中一句“五帝三皇是何物”，还使宋神宗在位时，不让这一颂收入藏经之中。可见古来的皇帝，一向都是紧张大师。

在这则颂古当中，直拈“日面佛、月面佛”看来平平



无奇,但在圆悟克勤的眼中,却说是“开口见胆,两镜相照,于中无影像”倒是十分的切口。

所以说日面佛、月面佛本来一片平常,五帝三皇也是本来平常,何必再有分别呢?在这里雪窦体会得马祖的慈悲,所以说他二十年来也曾苦辛,为我们直下苍龙之窟,直探骊珠!但也为马祖直抱不平,所以说“屈”又向谁“堪述”呢?因此,雪窦要明眼人不要轻忽。

这雪窦讲得用心动人,但马祖如果听到雪窦的颂,会有什么反应呢?可能是依然一句“日面佛、月面佛”吧!毕竟雪窦,这平常之事,你还不会,哪来如许的用心;看来我也是太用心了,惭愧!惭愧!

不过,有一位女中豪杰,宋朝的金陵俞道婆就评道:

日面、月面,虚空闪电。
虽然截断天下衲僧舌头,
分明也只道得一半!

看来,这一位俞道婆,虽然平日在金陵卖油为业,却一点也不油腔滑调,倒是道得了真实面貌,体悟马祖的言语是虚空闪电。毕竟要体得马祖真意,也只有忘指得月,得鱼忘筌吧!

※ ※ ※ ※ ※ ※

马祖一向是两面人,话也作不得准,是活是杀,总



没有定头。

因此,有僧人问他说:“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

马祖回答说:“为了止小儿啼。”

“啼止之后,如何呢?”

马祖说:“非心非佛。”

什么话都是他的,马祖真是典型的墙头草、两面人。你说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相距多少呢?不过,看来马祖也没错,反正事情都是一样的,说东说西,哪来的东西呢?依然是不东不西。

马祖不只是墙头草,还是旋风草。这僧人又问:“除了这两种人来之外,如何指示?”

马祖说:“向他道:不是物。”对啊!心佛之外,当然是物,是物当然不是物了。

僧人又问:“忽然遇到其中之人来时,要如何呢?”

“且教伊体得大道。”看马祖多会掰,大道其中之人来时,当然是要他体得大道,在大道中行了。

反正,你有千言万语来,马祖就有千语万言去,真是标准的通身手眼、千手观音了。

马祖不只如此,他还会动人。像水潦禅师问他:“如何是西来的的(音:勿、一勿、一意)?”这是问说:什么是达摩祖师从天竺西来,东渡汉的真正意旨,其实这也是问:什么是真实的佛法意旨或禅法真义。

这水潦禅师也不看好风向,没想到这马祖老头正在风头上,没来由地问他这老僧常谈的话,岂不犯了他



的龙须。只见马祖乃当胸一踏踏倒水潦，真是好不惊人的威势飙风。所以，马祖会动人的。

没想到，水潦禅师被这一踏，弄拧了脑筋，就一把忽然契悟了起来。他翻身滚起，拊掌大笑说：“也大可，也大奇！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只向一根毛头之上，便一时识得根源去了！”看来，脑袋瓜也真吓坏了。而马祖踏人，竟能把人吓悟了，也是奇事一桩。但毕竟这也是“日面佛、月面佛”的事体。

马祖的虚实，实在难以探究。他说是生是死，也是漂漂的，没个实感。因此，我们也只有胡混一场，来个“日面佛、月面佛”，马祖是生是死，我们也都不要信他。

毕竟他也在他的师父怀让派人验其根底的时候，说了：“自从胡乱后，三十年不曾少了盐酱。”我们也胡乱地弄个“日面佛、月面佛”，毕竟自从这一阵胡乱后，也就不曾少了盐酱了，将就一些，管他不知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生死呢！

■马祖的脸

马祖的脸是红色的
他很欢喜高挂着太阳
于是就当了一千八百年的日面佛
马祖的脸是白色的
他很兴奋打开了月亮

